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37/368
30 July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20、35 和 121

柬埔寨局势

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和合作问题

起草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

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1982年7月29日

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送上1982年7月24日越南通讯社关于1981年11月在越、老边境地区俘获的一名中央情报局雇佣间谍 VO DAI TON 所做供词的报道，并请阁下将本照会及其附件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20、35 和 121 项下的正式文件分发。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大使

阮玉蓉 (签名)

* A/37/150。

附件

一名中央情报局雇佣间谍的供词

河内，越南通讯社，7月24日电——“我的旨在是破坏越南革命的潜入使命的一切计划都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指导和支持”。

这是1981年11月在越、老边境地区俘获的一间谍小组领导人 VO DAI TON 的供词。

7月13日他在此地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供认已向国外的若干个间谍组织和反动团体进行了接触。

VO DAI TON 被俘后，在给越南当局的书面供词中承认：

“我名叫 VO DAI TON，47岁，原南越陆军中校。我是在从泰国潜入越南西部高原地区途中越、老边境上被俘的。

“我出生在信奉佛教的家庭，在顺化一座由法国神父开办的天主教学校读中学时，改信天主教。高中毕业时获法国学士文凭，后来英语达到大学毕业水平。

“我的妻子和幼子现住在澳大利亚。我另有四个孩子和兄弟现住在南越。

“1975年前，我在南越陆军心理战部门任中校衔专家。最初几年我在第22步兵师服役。在过去战争期间，我曾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特种部队合作，在越南特种部队小组秘密潜入北越前，给他们开设心理战训练课程。从1970年到西贡解放，我任新闻部负责作战新闻的部长助理。其后，任招抚部行动主任。

1975年4月30日南越全部解放，我因惧怕被杀或入狱，逃到国外。我作为难民在澳大利亚定居时，向本地人俘虏协会合作，继续进行反对越南现政府的政治活动。我还向在美国、法国、欧洲和亚洲的越南难民团体中的其他极端反共组织协作，组织‘前平民与军人支持收复越南部队’和‘收复越南海外志愿队’，并当选为主席和指挥官。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威廉·卡珀上校和爱德华·海斯中校等官员对我所有计划与活动给予鼓励和支持。我也得到居住在美国的 Vang Pac、居住

在泰国的 Phoumi Nosavan 和 Chao Sak Na Champassak 亲王等自由老挝联合阵线的老挝流亡将军的密切支持，为了我们所谓的‘解放印度支那的共同事业’，他们想方设法帮助我。此外，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财政支持，被美国人用作海外反共活动中的‘赌牌’的流亡在美国、法国和泰国的越南人士，也帮助我筹划执行计划的经费。他们是：Nguyen Cao Ky, Tran Van Trung, Pham Truc Viet, Nguyen Ngoc Huy, Viet Dinh Phuong, Cao Minh Chau, Phan Quang Dan, Le Thi Anh, Bui Tuyet Hong, Nguyen Chi Trung, 等。我本人的组织以及上述这些人的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导、支持或利用，作为组织‘印度支那联合阵线’破坏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现政府的‘工具’。自1976年至1981年，我极力促使在澳大利亚、美国和法国的越南难民组成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反对越南共产党人。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某些高级官员到上述各国友好访问时，我曾组织过许多反对他们的集会和游行。根据美国有关方面的指示，我利用前军人难民的怀乡感情，把他们招募到我的志愿队渗透到越南执行破坏任务。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导和泰国情报部门的协助以及自由老挝统一阵线的密切支持和泰国政府的赞同下，我作为“收复越南海外志愿队”的领导人，从泰国出发经老挝进入越南西部高原地区。目前驻扎在泰国和老挝边界地区的属于 Vang Pao 部队的一个老挝民兵队为我和我的伙伴作了向导。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撮合，泰国的一些将军和高级官员如 Saiyud 将军、Thanadit 将军和 Talun Sathapit 特别上校允许我从泰国境内的难民中心挑选一些越南人同我一起前往。特别是泰国国家剿共局的 Patvapong 将军，同意我利用泰老边境作为制定潜入越南计划起点的要求，他还为允许我在从泰国进入老挝的开始阶段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和设备执行任务。

“我认为，我向越南潜入的计划是经过周密计划的。我于1981年初来到泰国，研究经过老挝进行潜入的一切可行路线。1981年5月，在一些泰国军官的帮助下，我从老挝设在 Dong Khan Thung 的营地出发，进行了第一次尝试。在 Phoumi Nosavan 将军部队中一个军事单位的引导下，我从该营地出发，经

过 Sithandone 区，前往湄公河。但是，因为老挝革命军在那个地区的治安巡逻很严密，最后我们只得返回泰国。

“1981年9月中旬，我进行了第二次尝试。从Khemmarat出发，朝着Attapeu方向前进，续而向越南西部的高原地区前进。尽管我们事先作了周密计划，尽力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障碍，而且还有Vang Pao部队一个可靠小队作响导，但是我们一路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失败了。我们一进入老挝国境，就不得不在茂密的丛林里前进，即使这样也未能避免同老挝地方革命军遭遇。有很多次，我们不得不逃跑，我们一个伙伴，名叫Vu Dinh Khoa，29岁，在老挝被打死了。我的老挝响导为了躲避冲突也跑了，这样我们就没人带路了。我们竭力继续前进。当到达老挝-越南边界朝着西部高原地区前进时，我们以为至少我们可以活下去了。但是，我们终于于1981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被俘，然后被押送到了河内”。

Vo Dai Ton 声称“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导和支持下，我的一切潜入计划和目的都是为了在各方面破坏越南革命，为美国和中国的侵略计划创造条件”。

Vo Dai Ton 还称：“美国和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他们的计划。他们把泰国作为出发点，加紧向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进行军事和间谍渗透，破坏这三个国家现在的稳定和独立。泰国本身也参与了美国和中国的共同计划，帮助流亡的高棉和老挝反革命份子建立秘密基地，帮助他们训练和装备其军事部队，以便在泰国——老挝和泰国——柬埔寨边界地区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中国还通过泰国向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部队和老挝流亡部队援助了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

同时，美国也加强了对泰国的军事援助，使泰国所有的机场和海军基地都现代化了。”

“目前，美国和中国正想方设法把流亡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特别是过去同美国合作过的人组织成为一些反革命力量。

这些组织用一些诱惑人心的名称如联合阵线、解放阵线、民族救亡、前军人爱国力量等来掩盖他们的阴谋。在中国情报部门的密切协助下，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这些组织提供经费并给予指导。我的由中央情报局指导的“收复越南海外志愿队”就是其中一例。我在中央情报局的联系人向我保证，当我执行这次任务顺利返回时，他们将为我的人今后向越南潜入提供经费、武器和装备。一些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也许诺邀我到北京以便进一步协调一切反对越南的活动。

“尽管我受到美国人、老挝人和泰国人的支持，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但是，我的任务终归不能完成。我曾设法两次进行潜入：第一次由于老挝境内严密的治安巡逻只好半途而废；第二次则由于我的被俘而彻底失败。”
